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潏水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舉人臣黃道煛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

集部三

潏水集十六卷

別集類二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潏水集十六卷宋李復撰復字履中先世家開封祥符以其父官關右遂為長安人登元豐二年進士歷官熈河轉運使終於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其事蹟不見於宋史洪邁容齋隨筆載其於蔡京邢恕謀用戰艦

一事上疏排詆甚為切直而恨史之不能詳盡朱子語錄亦曰閩人李復案復非閩人此句或傳寫之誤及識横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為之喪矣此語雖踈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似過

高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今觀是集如謂揚雄不知道謂井田兵制不可遽言復古皆確然中理其他持論亦皆醇正不止朱子所稱一條又久居兵間嫻習戎事故所上奏議大都侃侃建白深中時弊亦不止洪邁所稱二疏至其考證今古貫穿博洽於易象算術五行律呂之學無不剖晰精微具有本末尤非空談者所可及在宋儒之中可謂

有用者矣集本四十卷乾道間嘗刻於饒郡即朱子所謂信州本也後散佚無存談宋文者多不能舉其名氏今從永樂大典裒輯編綴釐為一十六卷著之於録既以發潛德之光且以補史傳之闕畧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潏水集卷一

宋 李復 撰

奏疏

論治道

臣聞聖人御天下也必以道而道者南面之術也其所謂道者豈但漠然而無所事哉其用至微其功至周皆隱於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間使四海安然而無事至千萬世而無弊天下由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古之

致治者惟堯能之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乃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謂也巍乎其有成功乃天下安然無弊之效也蕩蕩乎民無能名乃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惟如是所謂道也後世無可稽焉前世自唐末至五季天下糜爛大壞有識者傷之至於不忍言國家之藝祖太宗潛而未躍熟稔昔者禍亂之所由起自膺天命凡立一法欲絕一蠹凡舉一政欲去一弊小大遠近皆有綱紀法度維持不以喜而妄予不以怒而妄罰使居

官者修其職安其分而不敢妄作不敢苟悅無狂易徼幸之心百姓守其業樂其生無橫擾困苦之患累聖循之迄今一百六十年天下晏然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本朝平定之久也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延見臣下必訪治道四方聞之皆曰今唐堯在上矣臣願陛下思祖宗修立綱紀法度維持天下之意不取目前之虛美而求經久之遠慮使上下各安其分守職業具舉朝廷清明民物繁富弊無由而起蠹無從而生天下不知其所以然

豈非配天廣大之業哉治道莫盛於此臣疎遠愚惷不知治體狂妄獻說惟赦之幸甚

議禮

臣聞聖王治世莫重于禮事不由于禮無巨細皆不可行三代之禮至周而備今考諸載籍所傳者十無二三前世江都開元皆嘗纂綴舊文而行之當時折衷執於古者泥而不通順其時者陋而無法學禮者有所不取後世無可揩馬傳曰治定制禮國朝承平一百六十年

高出唐虞豈三代可擬一代禮典今猶未講至使好禮之士有家自為禮者荀况云禮莫大於聖王是惟聖人乃能制禮惟王者乃能行禮記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臣願詔有司上自郊廟社稷下至三祀一祀與夫冠昏喪葬賔軍辨其等威裁其文物不僭不偪據於古而不泥宜於今而不陋著為一代之典其士庶所當行則頒之郡縣使通知焉事有制度燦然可觀四夷百蠻嚮風取則為治世甚盛之舉豈勝幸甚取進止

議樂

臣聞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此王者甚盛之舉天下熙洽人心悅豫發為和聲因其人聲之和而播之八音又形容其成功之象也三王不相沿樂豈苟為異哉治世成功各不同也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豈易知乎三代之樂亡已久矣唐貞觀中命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正粗而未備後累經喪亂其器與書今皆不傳載籍所言雖皆以黃鍾為本上生下生隔八相生及其律管徑寸短長

但糟粕耳有能遺其舊説脱然識其聲别其音者未之聞也夫黄鍾律之始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而損益之此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黄鍾之總乃旋相為宫之法也萬物動皆有聲若造樂精微之妙凡聞其聲則知是何音合何律是為正音是為變音是為清是為濁如此方為知音可以議樂矣近者陛下有詔選官定樂又慱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時之用若得漢唐之器乃漢唐之樂也若得魏晉之器乃魏

晉之樂也但欲求為多見則可矣遽欲用為今日本朝之樂恐未然也晉之荀勗取牛鐸為黄鍾出於獨見果合於古乎樂之作欲動天地感鬼神自漢以還未之聞也朝廷昔嘗定樂矣陛下以為未盡美善亦不能形容祖宗之功業而又本朝運膺火德獨徵音未明此固當重為考定也今聞衆議又只依往昔糟粕而制器此安足以副陛下所降之詔意夫知音者聞之於耳得之於心自不能傳之言遇其應於心方可默契徵音火南方

之音也火性炎上音當象之乃欲就其下而抑之恐非也臣願詔天下廣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議樂所多方以試之是誠不謬共為講論庶幾其可矣若徒以舊説尺寸長短廣狹重輕而製器此工匠皆能為之矣何足以為樂乎臣愚見如此惟陛下擇之

論虛名實弊

臣聞古先哲王之舉事也常艱於其始而深慮於其終始雖可為終不可繼則不為蓋慮得其虛名而受其實

弊天下四海雖甚大亦猶庶民之一家以一家之事推之乃天下之事爾臣嘗觀舊史見前世不能深思遠慮輕動生患者其事甚衆不敢遠引以瀆聖聴以臣今親見所謂庶民之家者論之臣居有鄰人承其父業負郭有美田十餘頃衣食富足不能力穡篤治為人所怵喜多田之豪名罄索家資又營遠山之瘠田數十頃欲人稱其田之多也遠田無所得常以負郭資之歳久因遠而困此求虚名而受實弊也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無

幽不燭無遠不察其多事輕動以求利者不能昧聖聰必久已察之矣固不待螻蟻之微獻其愚臣惓惓之誠更冀終謹之幸甚

論取士

臣恭覩神宗皇帝憫士弊於俗學之久慨然作新造之以經術發明聖人之遺言使講求義理之所歸庶知乎修身行已上以事君内以事親涖官接物弗畔於道而今之學者曾不思此平日惟是編類義題傳集海語又

大小經題目有數公試私課久已重疊印行傳寫其義甚多無不誦念公然剽竊以應有司之試終身之學止於如此甚者至於所專之經句讀不知音切不識或誤中選入仕平生所學皆無可用非惟鄉閭無一善可稱雖有甚不齒者亦更不問朝廷建學立師設館給食而偷惰苟且若是安能副上教養之意哉欲責其移孝資忠臨民應務之效必不能也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取其浮文必皆考其素行臣欲乞立法取士以博學行義為

先試言為次抑亦絶其干託奔競之私察其器識材術之異庶幾所養可取所取可用聖朝有得士之實取進止

乞置榷場

臣竊見回紇于闐盧甘等國人嘗賫蕃貨以中國交易為利來稱入貢出熙河路朝廷察知其情故限之以年依到本路先後之次發遣赴闕而來者不已守待發遣有留滯在本路十餘年者其所賫蕃貨散入諸路多是

禁物民間私相交易遠商物貨厚利盡歸於牙儈臣累
次詳問所賫物貨上者有至十餘萬緡下者亦不减五
七萬且遠人懐久客之情平民陷冒禁之法利贏無極
盡歸於牙儈往來無已每遇發遣徒擾州縣今湟州新
復正要措置使商賈奔輳不惟通其有無誠亦厚其根
本之勢臣今欲乞於湟州依雄州火山軍等處例置立
榷場於湟州别置蕃市以居來者更不發遣赴闕使利
歸於公貨通於下亦可少補經費取進止

乞置弓箭手堡

臣竊見極邊弓箭手就土山削成峻壁盤開細徑鑿穴以居謂之崖𡾊凡一𡾊所聚少者百餘家多至三四百家其情非不樂居城邑就堡郭意務便於耕牧又容適敵境相與保險以防抄掠之患然本欲防患賊寇若至患不可逃蓋各潛於穴不能相救賊前阨其門尋氣窻灌浸熏燎束手就禍鄜者元祐間夏賊寇犯涇原大被其毒邊民皆自知其如此顧戀生業無以為計臣欲乞

下逐路經畧司委官相度就弓箭手耕牧近便處團併
指揮建置堡子分擘地步先為土堋漸次修完使之就
居備列戰格開掘壕塹修立門橋一堡之内正丁家丁
不減二三千人於其暇時教以戰守之法逐指揮人員
將校統領分定城上地分每季輪那城寨官前去點檢
地分廵檢常切往來照管遇有探報無起遣之擾雖有
攻圍必以死守遠近聲勢相接互相應援近年新邊城
寨相去近者四五十里緩急卒不相應此壘若成血脉

方通人旅行役不及城寨可就安泊不待官兵戍守而藩籬密完誠一舉而兩利取進止

乞罷造戰車

臣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專令臣催促製造應副本路出入攻戰使用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詩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及周制自步百為畝積而至於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其他班班亦可見古之用兵與今

不同古者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皆有法度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敵人不敢輕犯此以車為利也今之用兵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鷙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得其機便或有負敗各逃散不相顧其往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在兵馬間親冒矢石前後十餘次觀之屢矣有至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為用者又況於車

乎聞此議出於許彦圭彦圭因姚麟之子師閔而得見麟遂獻説於麟懇告求以此為進身之謀麟遂憐而上其説朝廷以麟邊人必熟於邊事意遂然之不知彦圭劇為輕妄麟立私恩不思誤朝廷之事是亦容易昔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當時止在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今配買木植物料差顧工匠大為費擾既成艱於牽拽昨

東來者牽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債牛具終日方
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戰車棄於道路大為諸路之
患其糜費不知其幾千萬矣茍望一官之進上罔朝廷
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行罷造如别
路已有造者乞不牽拽前來免致徒費人力如朝廷未
以臣言為然乞賜博訪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造船

臣准尚書省劄子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邢恕奏乞下熙

河路轉運司打造三百料及五百料船五百隻將造成船於黄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内藏放奉聖㫖專委臣監督催促打造限一年了當臣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本路見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湖南北江淮兩浙刻刷和顧又釘線物料並非本路所出昨造蘭州浮橋皆自别路應副非惟工匠物料全無臣覩邢恕奏請不止於道聽塗説亦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匠物料並備亦須數年其

聲勢夏國必已詳知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
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醎水其濶不及一
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黄河過會州入啇精山石
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若只是梡
木經此亦須撲散然間有浮者船既破散一沉無有却
浮過此峻流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
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淺灘磧不勝舟載
設若可行自會州之東便是生界兩岸皆是敵境一船

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五百船共該馬二千五百匹一萬人兼糧糗草料器械衣物盡在舟中縱使在河不為敵人所取雖到興州又何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豈止謂秦無人矣臣今未敢便依指揮擘畫乞差刷工匠應副物料伏乞再下邢恕令詳具如何措置的有萬全之策朝廷詳酌實見可行再降聖旨造亦未晩臣愚見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不敢緘默須至奏聞伏候勅旨

守坐臺鋪議

臣昨見沿邊守坐烽臺口鋪最是重難自來本地方城寨分擘守坐之人不限戍兵蕃兵一例輪差東來戍兵不能辛苦多是不着臺鋪蕃兵又難以盡依官軍驅使地方官雖時或點檢終不整齊若有緩急竊恐誤事欲乞沿邊烽臺只差土兵與側近弓箭手其口鋪如土兵弓箭手人數不足方許兼差蕃兵亦不得只差蕃兵如此則烽燧巡防不致誤事伏候聖旨

乞於阿客鄂特置烽臺

臣近廵歷自蘭州京玉關至通湟寨入湟州路經巴咱爾宗其路極深峻窄險滑濶不及二尺陡臨宗河般販斛斗客旅畏其難行頭畜脚乘盡由宗河北路過往北路是夏國生界三處有賊馬來路又近夏國斡瑺爾城溝谷屈曲賊馬隱伏不測出入抄掠前後被患已十餘次縁客旅往來通湟寨京玉關四十餘里中途倉皇南北奔趨不及遂被殺虜今京玉關東北約二十里有舊阿客

鄜特城地基正在兩城中路地勢甚高接連生界欲乞下本路經畧司就彼修築烽臺比尋常增展寛大可以停泊五十人開掘壕塹築立羊馬墻安置門橋備設守禦之具差人守坐照管賊馬出入若有抄掠客旅可以奔投若賊馬數多舉烽火京玉通湟頃刻便到蘭湟二州兵馬相接而至不須更築城寨足可隄備伏乞詳酌施行

小貼子令烽臺守坐并軍員只是六人若修置如法有矢石守禦之具非一二百人未敢輕犯又

應接甚近夏國安肯以六人易一二百人之命須合修築今併畫圖進呈崇寧三年某月日狀

乞與孫路贈官及例外推恩狀

右臣某按路治平初以進士擢第歷官中外四十餘年遠職守義昔通判河州承景思立敗衂之後綏輯蕃漢人情懐附後通判蘭州夏賊攻圍抗賊堅守終能保完城壘紹聖間為環慶經畧使進築横山興平寨闢土廣屯皆據要害又招納到强酋李阿雅卜詢考敵情皆得要領元符初移帥熙河築會州等城直通涇原前後措置

實而不華不敢虛飾以為身利又能愛惜民力臣近以
朝廷講究邊事如路鮮有及者曾具論奏今被詔旨赴
闕奏事路雖已得病以久懐邊事本末乃欲力疾造朝
一陳所藴期有補於朝廷西洛士夫皆深歎仰不幸瞑
目齎志歸於泉下平生清白自持家貧子幼衆共傷惻
伏望朝廷優推贈典例外官一子或孫特給賻䘏候將
來舉葬令所在州縣量行應副庶使天下知朝廷不忘
有功以為來者之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河北西山水利害申尚書省狀

右某准河東路轉運司牒坐准尚書省劄子檢會相度河北河事張商英奏河北西山諸水今為水患衆河之水出自河東乞令差都轉運司官前來河北同共相度某准本司牒差委前去令按行檢視得河東自大河之東諸水會為三川自寧化軍過入太原并汾石晉絳皆會於汾汾河南流直出河中府界之北遂入黄河忻代之間及平定軍北山之水皆會於滹沱河滹沱河東流

出於真定府南趙州之北澤潞遼州威勝軍之水皆會於漳河東出相州界滹沱與漳皆入黄河今河北近西山之水非止滹沱與漳亦有他水西入於大河大河變沙滚流沙漲時每淤塞水口水遂漫流逐處地分不肯開淤塞之處並恐渲刷侵損堤堰此事其來已久河東地居山上河北地居山下地勢髙低不可以丈尺計其水東走甚於建瓴若不放入大河令歸何處豈可截回而西萬無是理雖源出於此流必歸彼自禹之開導至

於今日不可改也某今已親到河北詳説與相度河事張商英等更無别理謹具狀申尚書省

乞開黄河中灘

臣某蒙恩差知鄭州於今月初四日到任首見差發人夫急於星火知大河漲溢原武等埽危急緊要修疊固護臣久知原武一帶堤埽比諸處不同為鄭北盡是積水陂湖相連直接國門又地勢高於京師若有決溢勢迅東下臣遂親至河上體度水勢次第今見大河於原

武東二里以來中心有灘一道長三里餘濶一百餘步其灘已老問人云已十餘年沙土堅壯河漲為灘所激奔射南岸水勢甚緊枝梧費力臣現多方措置兩月稍見次第然今年補貼雖得稍定來年遇漲還作上軫宸慮下勞百姓臣今乞下都水監將中灘於心中東西開透令引放河身於河漕中心通流雖有暴水不偏着岸更無危急兼東西只是長三里有餘用工不多可絕後患今并畫到圖子隨狀進呈伏候勑旨

河東鹽法議

某准河東路轉運司牒准尚書省劄子令某賫本路鹽法文字赴都堂禀議竊惟河東永利兩監及馬城池鹽利害甚不難見其往昔措置不須詳說據目今只有三說一者官自賣一者只令客販一者官賣及客販兼行某熟曾講究若只官賣如昔年盡是抑配又有般運强差脚乘之擾若只令客販客旅不來算請招誘不行無可秤提兼慮侵奪若二者兼行互相爭侵客販難久某

曽總計三處鹽課一歲所得僅一十萬貫其中官本三萬餘貫又鐺户中鹽入官額及八分免放户下助軍糧草七分更不支移一歲免放亦不下五六千石即所得鹽息粗及三萬貫而歲責及額息止如此而亦常不及額張官置吏禄廩幾何又追呼催督公吏騷擾捕捉私販禁勘連逮畧無虛日此不足以當一郡酒税之入而為河東二十餘州之患其得甚微其弊甚大又安足議況馬城池鹽尤更不堪無人算買今已七年支啗駝畜

餘皆棄去乃昔日將解鹽冒進欺罔得賞本路晉絳慈
隰已是解鹽地分乞將本路盡行解鹽給降解鹽文鈔
三十萬席付本司依陝西例分擘與沿邊州軍許客人
用見錢請買或入中斛斗算請般販解鹽前來聽其自
便將兩監及馬城池鹹地盡令開耕嚴禁私煎立定日
限令巡尉躬親徧行點檢如私販於他處販獲並連私
煎及廵捕透漏皆坐罪庶稍寬一方之刑禁一路上下
皆食好鹽自來陝西鹽鈔立限七年今本路鹽鈔乞以

十年為限以事初客知寛限易為招誘兼其間雨多之
歳種鹽數少支遣有闕限寛可以等候本路近北州軍
比之解州東池往陜西沿邊地里猶近委是可行伏乞
詳酌施行

滈水集卷二

宋 李復 撰

表

賀安九鼎表

中賀

雲物應符兆啓昆吾之瑞琳宮考吉慶成郟鄏之安竊以軒轅開祥廣發三才之象夏禹圖物畢朝九牧之金而皆嚴役陰陽之神煥成天地之寶道異升降勢隨重輕周器已空遂起楚人之問漢巫語怪漫迎汾水之

祠曠歴世而莫傳俟聖時而有作恭惟皇帝陛下睿謀
廣大盛徳休明俯収遺逸之言高舉泯絶之典山林四
裔知永息其陰姦宗祏萬年見顯儲其神筴臣謬持使
節密邇畿封盛事惟新激昂玆始

謝復任表

叨承芝檢再直河圖隕命自天措躬無地中謝伏念臣機靈
匆爽器質匪奇早誤使令永甘沈廢豈意寘微之末預沾
甄敘之私見齒清時蒙還舊物十年屏迹形彫墜谷之憂

一日拜恩渙發戴盆之照危心易感禠魄初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好惡無私德刑並用麗日正午物無邪隂震雷發春蟲無蟄户煥青宫之縟典光動前星削丹筆之刑書澤均圜土睿斷獨髙於往古普天盡屬乎完人叶氣旁流羣生共慶熙朝接武徒結想於清途閉廩底身悵難圖於微效

賀幸太學辟廱表

玉蹕和鸞肅奉六龍之御璧流黌舍親紆萬乘之尊輿誦載傳羣情均慶中賀竊以晉武視學惟行飲酒之儀漢

明臨辟雍但講拜老之禮豈如聖世翕變道真發秘化以
開人之文敘彝倫以建民之極膠庠奕奕美輪奐於綿
區絃誦洋洋揭聲明於寰海恭惟皇帝陛下道致廣大
性熙光明放異路之淫辭興千年之絕學海涵地産生
共慶於時升雷動風行物咸新於聖作顒嚴法駕賁煥
儒宮示淵衷勸奬之心昭熙朝華縟之典臣適分符竹
阻詣闕庭臣無任

賀皇太子登寶位表

臣某言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者分茅建國昔開王者之封飛龍御天今應聖人之造德音誕布海寓均歡賀中伏以明兩作離光繼四方之照帝出乎震德乎萬物之情席祖宗不拔之基擁社稷無疆之祉恭惟皇帝陛下温文孝友恭儉慈仁允協昌辰遂登大寳海涵地産咸忻日月之新川泳雲飛永賴乾坤之慶臣久棲田畝常苦痾瘵望九天而馳心同百獸而率舞臣無任

賀南郊表

迎陽候景循三歲之彝經尊祖事天擁萬靈之殊祉恩覃動植慶浹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大嚴親禮隆重祭燔柴奠璧昭精意於靈承灌鬯加籩孚孝思於配侑瑞霄溢彩澄海浮光風動雞星爍祥輝於雲表日開圜土騰協氣於民區凡在萌生率同茂遂臣獲頒明詔幸覲昌辰聳踊欣懽恭伸頌禱

賀元會表

龍德御春舉外朝之盛禮天心儲祉鼇極【疑】土之懽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肅奉瑤圖紹隆寶祚正萬物生成之始擁上靈保佑之休茂對昌辰聿修縟典臣竊司外計阻拜前墀西駕飛軺日切雲天之想東傾丹闕阻陪鴛鷺之趨臣無任

賀五星循軌表

聖德顯孚黙動九天之鑒星躔髙應燦流五緯之祥觀象告休馳聲交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政修六府道格三

辰賑之養痾時錫萬方之壽育萌撫乳世無一物之疵
薰然叶氣之和感彼層霄之瑞連珠騰彩順行黃道之
經披籙考占永契豐年之兆嘉驗清臺之奏光垂信史
之書臣向闕傾風共仰一人之慶佩符起舞均同四海
之歡臣無任

賀破蕃賊表

蕞然醜類已大殄於龍城肅爾王師遂再臨於鄯壘復
收故境慴赫嚴威中賀竊惟氐疆昔皆禹履汙隆有異感

闢隨生未請終軍之纓莫斷匈奴之臂天寶道丧肆猖獗以東侵熙寧真興屢憂勤而西顧未航河葦忽墜烏弓比雖暫得而未完遽自速顛而還失孝思善繼舊壤咸歸恭惟皇帝陛下默運神機妙敷聖畧勝決九重之上功無一鏃之遺山川開日月之新邊徼淨烟霾之翳青海薦祉願呈天馬之歌積石窮源將見仙槎之使臣叨司外計方備戎行阻稱萬壽之觴竊抃千齡之運臣無任

謝直秘閣表

彤庭入對洊承三接之恩芸閣升華叨奉十行之詔循墻莫避據蹐增憂中謝竊以金馬石渠內關藏書之府蓬萊方丈天開羣玉之山育材喜詠於陵阿垂象耀文於奎壁世高華貫時謂要途宜求特異之才可副最優之選如臣者流離弱質樸樕瑣材行未免於鄉人心漫期於絶學徒緣貪食偶綴辭科困簿領之塵迷已餘半世思簡編之舊習恍若前生論文未及於窺斑奏賦無疑

於覆瓿自慙荒落有玷寵靈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德照容光道成善貸鳶飛魚躍樂聖造於天淵雨潤雲蒸鼓和風於草木欲增華於遠使故曲示於鴻私顧臣何堪被遇若此臣敢不敬思可欲無徒事於浮文力行所知庶勉圖於遠業仰酬覆幬以盡縻捐

謝賞功表

猥被乏書進直龍馬超兩官而躐等叢小巳以增榮拜命雖優俯躬彌厲中謝竊以奮揚湯武恢復堯封集齊五

路之師進冒三峽之險移金轉餉敢言一道之貧儆力鳩工寧憚六州之寡漫歷半歲徒憚百為事切應期罔暇資於旁助功須核實豈容飾以虛辭第恐有玷於使令敢意茍逃於誅責得從善貸已荷寛恩遽冒殊私皆非素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徳涵博厚明照幽微審知師旅之興無若芻糧之急累嚴聖訓慮乏軍須謂其闕事而有誅因其成功而亦録豈謂九天之邈能矜一介之微臣敢不恪勵官規益修職業勉竭涓埃之效上酬

覆幬之恩臣無任

謝冀州到任表

叨承恩詔涖易州符祗荷寵靈但深兢懼中謝伏念臣材惟樗散識甚駑癡務堅義守以持身敢有剃心而擇事初畢西寧之役亟當東里之衝夙夜靡皇事為粗舉賜汲黯之故綬將若深鷦御列寇之泠風遽隨退鷁屢被長民之寄第增竊食之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包荒仁心博愛明容光而必照道善貸而且成兩河為州

濫庇信都之益九曲到海當窮積石之源顧慙一介之

微曷報兩儀之施臣無任

謝夔州到任表

比嘗塵疏願終亳社之仙祠今忽拜恩俾載寧江之侯

旆仰虔嚴命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淺甚蹄涔利非囊頴

每自恃其愚直故動忤於貴權敢萌怨尤分甘流落知

公議之有在荷聖朝之不遺減竈更炊雖尚深鴻之慷

慨敝衣白髮久嗟顔駟之摧頽而況控三峽之要津連

五溪之絶徼初崇體勢分欽東道之兵屯游責規模講究新疆之邊事兹非衰朽可副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好生法坤博載察臣志不圖於妄動知臣利匪在於茍求始甚迂疎後皆久遠不雷同於輕舉使安靖而少康益堅素心仰遵明詔臣無任

謝賜茶藥表

寳奩緹襲瑞璽泥封恩降慶霄光生蔀屋中謝伏念臣素憖謭薄叨預使令飛輓徒勤尚闕關中之粟斡旋雖力

末流地上之泉漫殫夙夜之勞蔑有涓塵之效豈期眷錄遂逮寒微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兼容深仁無間示記存之必洽俾感悦以忘勞碧月紫烟起清風於兩腋丹芝玉粒動五色於西山誓竭微軀仰酬洪造臣無任

謝熙河路轉運使到任表

書林進直濫遊奎壁之躔邊計分疆謬領岷洮之節揆能曷稱循分難安中謝伏念臣賦性惟愚受材非敏自元

豐西夏之問罪迄元符隴右之納降効官九被於終更
歷歲八逢於餘閏屢馳沙漠久應羽書備嘗險阻之艱
敢意功名之會心安義守人歎數奇已蹭蹬於半生甘
低徊於末路忽承嚴召入對清光動玉色以周詢霽天
威而清問握蘭鳴佩初陪錦帳之班攬轡登車遽被繡
衣之選惟河湟之襟帶乃秦蜀之藩維開擴雖新輯寧
匪易用無素備利之長源將論經久之遠圖先有倉猝
之急務事機紛錯聖訓丁寧再惟責重而身微第覺寵

深而能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以立武功能繼文高居九重之深周知四海之遠方闢國以經畫特置官以講求無責備於一夫期有得於千慮而臣誤蒙寵假罔敢辭難鞏鼓尚嚴憂在冕旒之西顧雲天初遠心如葵藿之東傾誓殫犬馬之勞仰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謝京西轉運副使到任表

朔部分符中玷兩河之邑豫疆持節東依千里之畿仰荷休光退增危懼中謝伏念臣才非濟用識昧通方轉守

三州愧鉛刀之何利總輸兩路嗟駑駕之徒勤而況急
應河流之防虔崇陵寢之奉圜府修政方鼓鑪以流泉
本支疏恩初營居而頒禄盡承明詔俯委懦躬自省庸
虛曷稱掄選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湯仁務簡舜德用中
審知世患於才難罔責人周於器使楨櫨並用輪桷同
施千金受封術固慙於絣絖五管賜粟功可笑於支離
臣敢不勵勉初心力圖遠業誓畢期於糜殞庶上答於
生成臣無任

代人京兆謝上表

錦書錫命賜特出於中宸符竹分邦易再臨於舊治拜恩優渥跼蹐凌兢謝中伏念臣禀質惷冥賦分奇蹇沉舟已棄但興駭浪之悲戴盆至幽忽被容光之照起於久廢付以中權問罪興師上仰承於睿算殲渠執馘俯粗震於天威迺荷寵光曲垂慰獎至於前後之奏請盡畧狂愚而憫從遐聽天上九重之深豈啻堂下千里之遠孤悰難悉聖念皆周素無強援之先容咸自淵衷之垂

察危心易慼極涕横流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智燭幽微仁均覆載日月垂耀凡卑高曲直不能隱其情天地滋生故草木昆蟲皆得遂其性致兹寒陋獲玷甄收解圜水之師乇委秦關之藩服屢懐故綬薦殿名城自省遭逢惟慙忝冒臣方力圖涓末期寛宵旰之憂遥睇雲天徒結痗勞之思臣無任

啓

賀韓相太原禮上啓

眷寵中宸撫臨全晉涓辰開府庶類均歡伏惟判府經畧太尉相公鉅德邁時沉幾先物威聲震於慓俗術業映於清時樞極深嚴肅本兵而畏厲台階緝穆耀元化之丹青一德顯乎千齡合契茂桐陰而垂蔭秀棣蕚以連輝偉然家世之異倫卓爾衣冠之盛事三朝耆老四海具瞻授鉞晉邦開四封而受祉擁旄參野護諸將以宣威側聞載頌之音已布維新之政兵民輯睦羌虜敉寧顯惟當世之賢隱若長城之勢某方拘賤役阻造慶

班下情不任

問候集賢相公啟

伏以公府深嚴徒仰熒煌之座庶僚賤冗敢塵咫尺之書宣化育之至仁奉清閑之宴燕天佑一德體膺百祥恭惟集賢相公元精所生大節不奪安國家而隆禮衛社稷以履忠功高三朝望重四海周勃在漢莊厚而可憑如晦於唐斷裁而弗滯有生蒙德無物失宜載惟孫蹤久荷洪庇阻與黄閣之拜冀精素履之頤聽望台閎

下情無任禱頌依歸之至謹具狀上問鈞候

賀蘇中丞啟

伏審光膺殊命榮總中司聞輿論之僉諧知聖朝之遴簡恭惟御史中丞早擴遠業妙發賢科方觀擊水之鵬忽歎遡風之鷁江湖流落濇與世而相忘金石堅完第秉心而弗易鳳衰歲久豹變時來果承簡拔之恩登踐紀綱之地獻可替否凛然正議之歸吐柔茹剛肅爾羣邪之伏某徒勞朱墨遐睇雲天空馳賀厦之誠莫遂登

門之慶

賀許左丞啟

伏審眷倚中宸寵登左轄側聞睿命實扞輿情恭惟左丞識際高明德涵純茂發閩山之秀氣奏第無前鼓鼇禁之英風摛辭獨出早膺睿簡寵與政機初抗論於明庭旋均勞於巨屏澹無喜慍安處險夷雖入總於中銓猶久傾於羣望爰感風雲之會再依日月之光色動天文燦旁輝於軫翼味調鼎實將有待於鹽梅某久遠台

閫方麾塵役遡聽芝函之異阻陪龍坂之趨茂忱之誠沛集於此

賀蔡右丞啟

伏審榮膺顯冊進轄中臺除目遠騰懽聲遐溢恭惟右丞德涵健順學造本原夙推望實之隆寖奉聖神之眷日月無幾清華徧居二耀垂光煥西崑之文采五羊流化靜南海之風波出偃要藩入虛前席比寵承於龍綍爰峻陟於鑾坡雖炳蔚於帝文猶紆抑於人望果膺睿

簡入贊政機隆棟凌雲已壯巖廊之勢和羹有味將調
彝鼎之珍某久遠高風謬榮末役偕馳誠於廣厦期委
質於洪鈞抃臆實深抽毫奚既

賀韓侍中知長安啟

伏審精差㲉旦大鎮雄藩視政云初嚮風竊抃恭以慶
慰伏惟判府經畧司徒侍中德為巨老氣稟元英輻輳
智畧於上前身繫安危於天下三朝忠蓋萬國儀刑帝
思秦雍之區疆控夏戎之要兵須節制衆賴撫寧非宰

輔之自行慮宸憂之未釋竚清邊瑣歸總台司某職繫

統臨地霤厦麾瞻望旌棨下情欣抃激切之至

回潁州林内翰啟

日新堯歷爰開四序之初時告夏正肇發三陽之始伏

惟知府内翰久懷妙畫密簡淵衷紫禁晝閑動雅情於

紅藻鑾坡夜直驚異眷於金蓮比承將命之榮暫有分

符之秩顯膺華旦茂擁殊祥顧慶禮之未修辱貽音之

遠賜内循簡緩仰服謙光第頌德以罙勤豈抽毫之能

既

回提刑賀冬啟

新陽應律長景生圭進堯歷之初躔講漢庭之亞會恭以提刑户部高丈華國妙畧映時周通枉滯之情雅有澄清之志履兹吉旦翕受純禧願奏牘之未遑辱占辭之遠及重慙不敏但服殊私方專奉詔之趨阻奉稱觴之慶其如傾頌罔究敷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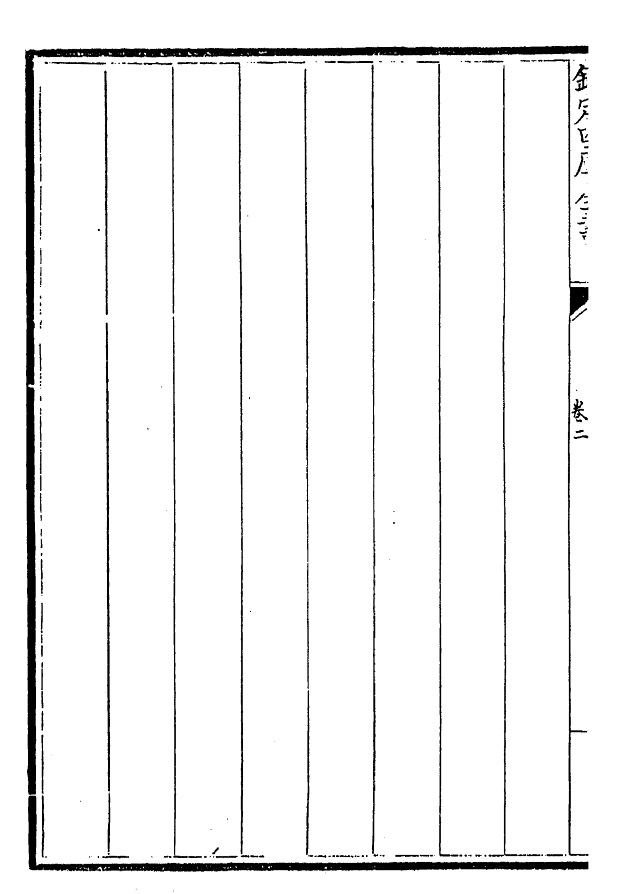
回顔昌林待制賀冬啟

氣應發潛靜以待陰陽之定卦推歸本復其見天地之心恭以知府安撫待制戚德顯孚美材卓軼顯印法從早登延閣之華偃息藩垣寵有介圭之錫茂乘慶旦允集繁禧遠承一介之馳先枉五雲之翰愧慙禱頌百倍常情

回吴常平謝到任啟

寵被恩書肅持使節涓辰任事嚮聽增愉竊惟常平立法之初實出周恤哀民之意高貲有術務厚息以侵漁

重沒無端致波產而困弊務權柄歸於公上俾斂散付之有司審其變通為之改作後多覬望無異兼并皆謀跡進而跡成惟欲多散而多利强為抑配暴肆催驅孰躬美政之原第習近身之計伏惟提舉朝奉處心必厚愛物無私周知善惡之由能布朝廷之美俾民無憾與時維新已欣聖德之可傳更荷柔風之遠及其如抃對茂章予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滴水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　琮

謄録貢生臣章松雲

滄水集卷三

宋 李復 撰

書牘

上章丞相言邊事書

復頓首再拜復愚踈無識然屢陳鄙見仰荷鈞造不惟不罪狂妄亦蒙採納感服無已諒惟高明知其盡心於門下然爾復近見尚書省樞院劄子下經略司皆立畫一措置邊事經畧司一一遵依施行復竊深思有未然

者如朝廷必欲歸於上令邊臣一聽指揮則可矣然於邊情事機恐難悉盡葢乘機應變間不容髮事有萬端而決策於廟堂之上定計於千里之外茍違令則廢命從令則或有不可廢命則後來之命雖嚴人敢故違從其不可則目前之敗莫救葢傳聞與親見遥度與臨機有異廢命則肆情玩法之弊起失事則邊情遂揺雖亦行罰人亦不服令之獻策者甚多可取者百無一二皆謀身之計多徵引舊事如漢文帝時匈奴大入蕭關今夏

賊所用之兵及首領與夫犯邊之策盡如漢文時匈奴事體否此皆空言而不可用也且今經畧司遣統領官出塞亦姑授其大畧洎出塞凡百盡在統領官矣其密邇尚且如此況又其遠者乎若只責其無敗事使在外不能窺測朝廷之意邊臣上下不敢苟簡亦不敢便安自營如此則在上者簡而有要朝廷之體益重復瞽謬不識事機惟相公裁擇復頓首再拜

上戶部范侍郎書

某頓首再拜戸部侍郎春氣暄和伏惟尊候萬福前者人還蒙賜教答上荷謙眷不勝感戴某昨承問役法今具管見布聽近降指揮役事令安撫司與漕憲同議但不無觀望故未知利害之情實向日田役稅出亦畧循唐楊炎兩稅之法令之役錢乃向之差役舊稅沿納錢内有鹽鞋麻布牛皮等錢十餘色昨因方田盡隱其名並只稱雜錢令麴引别行出賣牛死納官昔時計口受鹽春中俵散至夏隨稅納錢近日穆衍奏請更不俵鹽

乾令納錢又啓此無名之源非惟無名而又隨税支移折變抑又甚矣民丁已充保甲更要差役一户兩丁盡應官事恐亦難行若論丁口人數則有保甲正丁餘丁簿照會若家業等第自行免役後來非如向日的實今若重別檢校升降必須大擾終不能盡又一縣之間三等已上户有差役不及兩番者州郡衙前不以管下縣之户口多寡等第高下分差因此遂及下户下户與上户均承重役安能久行似此非一監司怙勢抑令州縣

奉行偏見是致紛紛久未能定緣一路於天下一州一縣事體各有不同廟堂之上不能周見茍遽欲改更决有窒礙莫須熟講非立談可判也畧此不及詳細幸恕察

又上章丞相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門下相公春氣漸暄即日伏惟機政清暇台候動止萬福青唐事已白張漕一一上覆緣轄沁本妻齊勒部族董戩取其母收而嬖之轄沁隨母入

董戩家董戩久病不能出入與諸首領不相見凡措置
國事傳遞語言皆命轄沁與之久而轄沁擅權因董戩
死果莊助而立之非誠使之立也姑立有待而蓦爾果
莊死無助國人陰有欲逐之意轄沁微知之每朝廷遣
使至青唐大夸於其國以謂有朝廷之助自前歲以來
專寵夏國僞公主從其所好修寺造塔科配國中出金
國人大怨令結斡綽克乃果莊之子星摩沁戩乃董戩在
日用事之人各有蓦心各欲因國人怨而起事但兩酋

未敢先動轄沁巳不能立欲與其黨盡出歸漢近兩遣
酋首嘉木燦及且依結將蕃字來要兵馬迎接前月經畧
司遣蕃僧往青唐及喬家族上下體訪事實昨日回方
言結斡綽克星摩沁戩各聚集部族令却不敢作事巳
同遣兵馬往上喬家族喚溪巴烏緣溪巴烏是董戩堂
弟青唐人須是貴種立作王子方肯信服令聞溪巴烏
不肯來爲溪巴烏長子布賛巳被果莊欲立轄沁時殺
之有布賛弟隆賛年十八九歲却肯來未見起發時日

令國中既别立王子郎轄氿畏禍并其黨首領决然出漢不敢去投夏國爲舊日累曾與夏國讐賽此事甚的昨准朝旨措置招納及須要收復青唐近者經畧司已具畫一奏請但轄氿既來待之須優首領高下須有等級其餘部族未給田之際或無田可給並要日支口食此甚有所費又彼人初到青唐未能主事首領心不齊一乘機取之甚易只是既取事初須得重兵鎮守聞青唐苦無糧儲道路艱澀難於般運自河州至邈川四程

邈川至青唐約四程過三臨路此最可慮蓋守地必以城守城必以兵聚兵必以錢糧一日無糧城不能守也仍更慮别有緩急凡此相公皆必巳熟計之矣其餘事之節目備於奏狀及張漕書中某續亦别具拜覆次不宣某頓首再拜

又上章丞相書

某頓首上啓某蒙賜台問前日不取幹珠爾城事機的是如何本路貼自七月初四日後來探報得夏國大段點

集人馬又每日得涇原關報夏賊决来侵犯平夏城一帶及稱國母夏國主兩人自統領傾國人馬前來又稱前後諸處探報並同請依朝旨出兵牽制及准尚書省樞密院劄子並坐涇原所奏令本路出兵牽制及指揮令破蕩西凉府已來一帶部族家計不得徒爲文具本路經畧司牽總管王愍統領雷秀王瞻李澄康謂及諸將人馬并將帶日近招到夏國僞御史中丞屈成及屈成親舅前去緣屈成是夏國右廂統軍星多貝中親姪

貝中部族並在西涼府一帶左右其西涼人馬見攻圍平夏城故使屈成爲之鄉導其當時親在軍中旣統領人馬過河以大軍前去恐幹珠爾城乘虚出兵却來侵犯西關及金城關遂令康謂分帶軍兵四千餘人往幹珠爾城作攻城次第牽制賊計有王贍李澄纔入蕃界見蕃騎三十餘人只要取此遊騎不肯前來王贍本邊人弓箭手之子妄作士人舉止李澄乃賊李三李定之子並無所能王愍遂留此兩人及量留步人只令在濟沙谷

內盤泊與雷秀統領其餘諸將人馬過實勒頗卜朗往西北過雪山及炳靈寺又西北令雷秀分統人馬兩路入却會各有斬獲到彼見山上火起問之已報軍前次第右廂人馬一兩日却回來到乃收聚兵將却歸遂解涇原之圍及遣騎至報康謂令歸自來體問得幹珠爾城中守禦常有千人已上器械防城之具甚備城壁堅完非五萬人已上未可輕攻緣攻城須作番次又須别整齊軍馬隄備外援俟城上矢石欲盡方能併力下手今量

分四千餘人並不曾畧施攻具豈有得城之理王愍前去四日三夜雪中往來走七八百里斬獲二千八百餘級驅畧到生口八百餘人内有夏國偽公主及近上首領王瞻以巳不敢去恐王愍申舉又妬王愍成功妄有媒孽其體訪前後諸路出師牽制只是纔出漢界一二十里盤泊却歸未有似今日實為鄰路解圍獲功如此王愍忠勇老練雷秀遇敵果敢本路諸將皆無及者此相公必素知之今蒙垂問不敢不具實拜覆伏乞詳察

某頓首上啟

與張橫渠書

某蒙誨諭宗子之法若以差等言之則自天子下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其法各不同每遷之遠必須有異諸侯每一君各為一大宗而小宗又應不一五世之間其衆亦滋而同繼其祖同繼其祖則同謂之繼曾祖同繼曾祖之小宗而於大宗如何而公子之宗至於親盡則各立其宗若大宗中絶則當誰繼以春秋考之魯之考公

煬公幽公魏公獻公武公孝公皆弟也不可以爲宗子之法又傳云同姓從宗子之族屬其法亦不見今若爲之說恐非周禮此制久廢若得其說禮可行也

回歐陽學士書

某嘗問煙波子往年於長安雷氏曾見圖象亦於小說中見名志和字子同張其姓也常漁於洞庭顏魯公在吳興愛其高逸以漁歌五首贈之志和乃摘句配景自畫成幅人禽草木風雨煙雲雅盡其妙後人多模倣而

傳之令所示畫得非祖述否近世有傳漁父詞此音舊矣恐非始於煙波子不審於他書中曽見否

與李學士昭玘書

某承諭顔魯公墓碑某昔閲舊史唐德宗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李希烈使閹奴與賊將辛景臻縊魯公其年五月李晟已收復京師六月幽州軍士韓旻斬朱泚於彭原興元二年改貞元貞元二年李希烈爲牙將陳仙奇所酖并誅其妻子以淮南歸順乃護送魯公喪歸葬

京師其忠烈如此當時喪葬必不草草但舊史不書不知其爲立碑也長安洛陽圖志昨赴官不曽帶行未得討閱向有小説言魯公葬後其家僕遇之於洛水北狀貌如平生付白金令濟其家記之不詳俟再尋閱也

答李忱承議書

某再拜逓中遠蒙貺伏審燕居超逸體履增勝無任感慰之深承閒恬養自得不廢著述益知賢者之樂異於衆人仰服無已辱諭修地理書此某素志顧爲之久矣

然累思之此非私居位下者所能集前世作者其紀類條目在天必考星辰所臨以別野在地則以禹貢所分以定區域其閒郡邑山川物産風俗與夫故事遺迹舊書所載無不闕畧亦多訛謬葢有得於傳聞或田夫野老之語或好怪誕僻之言無所證據本末又多不完且如盛弘之荆州記晉太康記虞喜地林三輔決録鄴中記辛氏三秦記括地志寰宇記述征記水經似此等書不啻百餘家苟盡能得之廣聚其言博爲採擇又詢於

知者及得好事者共成之待以歲月或有可就之理葢此等書非一人之家盡備雖知有藏者無力可得又編寫非三五人之工可了所謂非私居位下者可集也如唐鄭餘慶四蕃十道志元和郡國志秖是官司文字甚爲可採某居長安已二十年關中自周秦漢晉南北分裂後魏後周隋唐已來事迹諸家所紀百不載一二嘗與親舊於前人碑刻詩賦小說閒見其遺事因暇遊覽方見其實時亦得聞潛德幽隱之高行名卿賢臣之事

業明君聖王之美蹟今書史不傳徒慨然也某再拜
此書若欲其山川人物風俗物産郡邑興廢諸事一一
盡載及今古小説詩賦碑刻故事遺迹皆詳備須數千
卷方能了此非一人之工所能集若有同志人多共成
雖未一一全備猶勝已前者又有一事凡數説者且皆
存之

回王漕書

某啓梁洋及其東西乃岐雍之南屏舊有驛路自岐雍

可以直出而至昔曹孟德伐蜀先取漢中不能守而歸
孔明欲圖中原亦自漢中出師葢壤地相錯也當秦惠
王時先取漢而入蜀後光武使吳漢伐公孫述魏司馬
宣王使鄧艾取劉禪晉穆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武帝
使鄧元起伐劉季述周太祖使尉遲迥平蕭紀隋文帝
使梁睿平王謙唐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唐元
和九次伐蜀四爲水軍泝江而上秦與鄧艾尉遲迥梁
睿高崇文皆在斜谷及駱谷出師南討德宗自奉天趨

興元亦從斜谷去五代後唐莊宗取王衍本朝取孟昶亦自此路入蜀今商販亦自長安之南子午谷直趨洋州自洋南至達州若兩路漕司差官會議於境上畫圖以閱舊迹可見但山路須有登陟往日曾爲驛程今雖廢壞興工想亦不難矣惟裁度某啓上

與王漕欽臣書

某再拜蒙問驪山華清名宫之意此因左思賦有溫泉毖湧而自浪華清蕩邪而却老又後周王褒作溫泉碑

用左思魏都賦語有華清駐老之辭唐明皇每歲多幸

驪山又其初甚有清静好道長生之意唐人必因此以

命宫名故宫中之殿名之曰長生殿所養鹿號曰長生

鹿後人以鹿居山乃禄山之讖長生殿基今尚存王褒

碑其少年曽見之後不復見全本候得暇記録上呈

又

其蒙問王褒温泉碑今録所記者上呈原夫二儀開闢

雷風以之迺響五材運行水火因而並用炎上作苦既

麗純陽之德潤下作鹹且協凝陰之度至於遷陵熱溪沉魚沸浪炎洲烘地火鼠含煙火井飛泉垂天遠扇焦原涌水衝浪迸集甘泉浴日跳波邁椒丘之野湯谷揚濤激水疾龍門之箭故以地伏流黄神泉愈疾銘曰挺此溫谷驪山之陰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其朓謬不能知也

又

某承問王巖碑乃耀州美原縣學碑也王巖唐美原縣令其

碑書撰皆巖自爲碑今尚在歐陽永叔亦取之不知在耀邑

回汪衍承議書

某啓昨知出往河外往回計須月餘故未敢馳問今聞還旆暑途登涉德履何如接事必盡得要領素未諳者無不駭愕知底裏則發笑而憒矣承借徐季海書墨跡新秋雨霽展玩累日遂忘飲食能生人喜氣如此季海晚年書也季海書碑刻甚多若其父嶠之墓碑董孝子碣開河碑龍潭寺般若寺三洞弟子鰻井詩嵩山題經

不空三藏碑此石刻尋常屢見粗能記者其書法不一少時學其父書筆畫方勁多露芒角晚乃收拾藏鋒歷觀前人能書者亦多如此非惟所用之筆時有不同亦别有新意顔魯公爲醴泉尉時書畫纖勁清麗後爲武部員外郎書千福寺碑方實茂密晚節骨力遒勁方正嚴重李海少時題千佛寺碑額作八分書筆勢圓媚可愛老而筆力雄彊肉中有骨司空表聖云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信佳論也禄山作亂顔魯公與李海同在河朔舉

兵相應以禦祿山晚為嶺南節度使唐史所載甚畧蒙
諭跋其後漫識之不宣某再拜

回蔡太丞書

某啓近者隷從取道得遂覲止殊慰夙昔景仰之勤比
違方深馳向忽辱翰承已奉朝請動止清福感慰感慰
蒙問趙襄子智伯事乃太原故城是也當日分晉水為
二流一引而灌城今遺蹟不可究公孫杵臼程嬰墓昔
年畧曾究之在邯鄲縣西一十二里有趙簡子墓又其

西有石子岡二人墓皆在其側趙簡子墓如硯自古傳爲硯子冢石虎曾令人發之初得炭深一丈得木板次有泉水作絞車以皮囊汲之一月不絶而止今亦不見其穿鑿處杵臼與嬰實存趙氏當今宜奉廟食聞此向已有人曾言不知其時曾行否今或下絳州亦訪之恐非是須是在趙可得其實不宣某再拜

答晉城令張翼書

某辱問赤伏事所出昔年見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

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見俛而泣抱麟而言曰爾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顔日角孔子奉麟之口久而吐三卷圖一曰赤伏劉季興爲主二曰周滅夫子將終三曰爲漢制造孝經夫子謂子夏曰新主將出如獲麟者至漢將興高祖斬白蛇素靈夜哭曰白帝滅赤帝興自古推歷數者言五行之運以相生者繼之周以木德王天下以秦爲閏不當繼周木生火漢當承周漢爲火德故曰赤伏焉此出於緯書也

六經謂之經經常道也經必有緯緯言其變也多言災祥世數聖人不敢以此爲法恐失先王之大道也讖者驗也言有其兆必有其驗桓譚不讀讖非不知讖欲其君知道也讖書不曾見於書史中畧見之梵書中亦有知之曰西天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某啓上

與范鉞朝請書

某承借觀唐人畫邢和璞房琯及西河篆字此事某常

於小説見之然與西河所書小異小説所載邢事甚衆謂是得道之士能役鬼神向覲潁陽隱書粗見其術令此畫言邢知房次律乃智永禪師後身鑿地取前世所藏之書使房廓然發悟亦甚異也畫筆法意象不甚高古而近世畫者不能及謹令還納惟檢入

回周沚法曹書

承諭滕王閣記此不足稱也唐初文章沿江左餘風氣格卑弱殊無古意庾信作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

楊梆共春旗一色後人愛而效之武德二年巢刺王建舍利塔於懷州作記云白雲與嶺松張蓋明月共巖桂分叢如此者甚多當時好尚勅狃於習俗故一時稱之凡爲文須是理勝若庾肩吾與其子信徐摛與其子陵皆有辭筆江左末盛稱之此皆不足法舊史言爲文之罪人故唐之後來無人作此等語

回知隰州劉季孫左藏書

某再拜承示佳什詞意爽拔不勝降歎樂天筆迹往年

於長安蕭隨中舍處見之與此少異恐起草不甚用意
然其放逸自在尤可追想其風槩方牛李相傾朝廷道
路皆不敢以目而樂天出入於二黨之間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非賢者安能如是觀其書論其人此筆迹尤可
貴也王摩詰畫竹亦嘗見於岐下僧舍此筆尤老而勁
又極自然非尋常所能到得觀甚幸謹還納惟檢入
承問李傒所藏王子敬帖亦常見之此乃唐人臨搨者
極易辨一軸凡四帖分寄三人而紙用兩幅安有帖寄

兩人紙用一幅乎始收者不能辨印記題跋甚秘後來但見貴人所寶故歷代傳以爲真也二王書迹東晉之盛上下已皆愛重又父子皆不惜筆畫宜其傳者甚多但累經喪亂今遂無有昔後周承聖末遣于謹襲江陵梁元帝將降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書迹命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歷代所藏畫盡爲灰燼唐太宗好書人間所藏求之殆盡藏於内府高宗以後或賜予或盜竊又散落人間宗楚客中宗時爲中書令奏事

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勅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裝作屏風王涯作相專求法書盡以金帛官職致之涯既被害人但取裝飾金玉書畫皆焚棄經五代故無子遺今書學不競用筆之法絶而不傳雖臨搨之本舉世畧無一二亦使人時為慨然也

回盧教授書

某啓兩辱惠書不勝感荷春寒伏惟優游庠序體候清和良深慰忭承稱譽過當甚非所望某嘗見謏聞幼少

勉於記誦蓋欲博極前言往行既長究觀前人之言行或乗其時或因其人或應其當日之事至孔子之與門弟子應答及其餘來問者率是如此乃事之一端未盡其道之大槩學者當深造求得其原得其原則左右從容無不可矣此其之所學未敢自謂已至於此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乃知子貢不妄自謂有得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言道大體也曾子以所見而言曰忠恕而已此未

盡孔子之言也夫道無不在也不可增也不可損也不可撓也不可澄也欲外之而不能外也欲去之而不可去也欲强親之亦非也欲强踈之亦非也人日用而不知也不求其本尋文摘句是入海算沙也心之所自得雖因聞見若脫然自悟聞見乃筌蹄矣請思之不宣某再拜

又

某頓首啓洊辱華翰仰服眷勤伏承履兹春和静作佳

福感慰叵量其局事少暇不得安靜勉力應接皆不得已亦須時役思慮但夙夜且爲之推遣蒙諭著書此非其所能亦非其所敢議也聖人之道不傳也久矣後之爲書失其本根而求其枝葉就其枝葉又爲蔓辭不知言之愈多去道愈遠又務漁獵近似之語欲自成一家此皆中無所有苟求虛名也是皆君子之罪人也學者求爲君子矣前人之言切於事者無如論語與孟子不能於此二書窮講其趣安知入德之路捨此而欲求新

奇之言非所謂善學也今人之於善未嘗講究又未嘗分明作得一事至於没齒不知果如何謂之善但隨人南北茫茫然醉生夢死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正謂是也某此意居常不敢妄言於人恐取尤悔累承見問故畧拜聞某頓首

回謝教授書

承問樂昔戰國時所謂古樂已非盡是先王之樂自周衰樂工分散適秦漢齊楚古樂安得全在瑩篌有小説

謂師延作始於桑間濮上人傳之師涓嘗爲晉文公皷之後鄭衛分其地故以鄭衛之音爲淫聲又風俗通曰漢武帝禮泰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音坎坎應節侯者以其姓也故亦曰坎侯笛風俗通曰武帝時丘中所作也笛滌也滌除邪穢也長尺有四寸七孔後有羌笛馬融賦之笛者古之篇也後世損益而異也今之長簫乃洞簫也非簫韶之簫也霓裳開元時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又唐人詩曰聽松聽水作霓裳又小説明皇與術士葉静能遊月宫歸作霓裳舞此其幼小聞其說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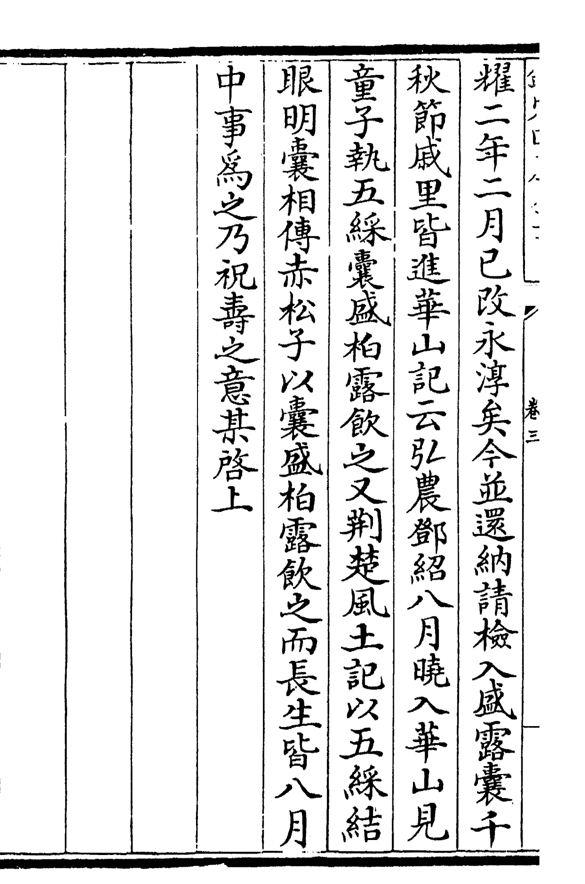
答党綸教授書

承示新論詞氣甚壯足以發人之意但魯肅非可以擬武侯孫權據有江東事勢已成但未僭位魯肅使之僭耳劉玄德無一旅之衆武侯與之開國定霸甚相遠也二人之事見於本志可檢見之武侯戮馬謖蔣琬非之後人從而議焉當時馬謖若違武侯節度能爲成功武

侯智計不至則武侯可議既違果致街亭之敗安得不行法令若取蔣琬之言貶武侯之大體甚未可也

與嚴灝司理書

某啓辱簡欣承春和體中佳粹權文公集久留甚愧鼎鏡恐非舊物製作殊無雅思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玄宗千秋節外進方鏡某家昔收得一面乃是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與此甚異鼎銘云開耀四年此非也高宗永隆二年改開耀開



耀二年二月已改永淳矣今並還納請檢入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露飲之又荊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爲之乃祝壽之意其啓上

欽定四庫全書

潏水集卷四

宋 李復 撰

書牘

與運判朱勃正言書

某再拜違去聲光半月不勝瞻仰即日不審尊候何似某到太原留三日畢憲議役法竟無果決恐錢運留滯徑且北行根究得臨汾洪洞趙城三邑未到岢嵐已牒本軍差官南去催促令日領牒命河外三州幷保德軍

令用三分見錢七分鈔糴買此事某未敢便依稟行報四處緣本路糴買自某初到蒙差措置只令用鈔以本路自近裏般運見錢鐵錢脚重須只般一色銅錢嘗以三歲計之本路諸色所入銅錢無幾不准近裏支用不足又般運脚費數多支與客人亦決不肯顧脚却般回並須流入二敵無復更還雖嚴刑不能止也昨胡吏部創支一色見錢胡漕鼎來此雖不知本末有意希望欲得速成糴買見錢客人亦患不能般回只是於專斗等

處行用令獻說者乃與羅官專㪷為地此事灼然望少
待之蓋繫一路久遠利害如將來舉事羅買軍儲未就
某乞獨坐受責候到新春別上狀初秋伏冀為國自重

回舒之翰承議書

某再拜睽逖之久瞻嚮徒勤忽領榮翰伏審旅食京師
動止佳福慰戢沛集鹽事前曾畧具其槩拜聞此事於
官中所繫甚輕於一路細民所繫甚重永利兩鹽幷一
路歲額所入纔十餘萬緡其中官本四分馬城池出賣

不行已四年餘自陳子堅變法後來州縣追捕刑獄連逮禁繫無虚日根究過致及巡邏人死於獄中者歲近百人馬城池鹽是陳子堅與忻守燕復將解鹽封進欺罔求賞將本池苦鹽抑配人户出賣本司已奏乞罷燕復及乞禁抑配立法范謝二漕各執偏見不敢變前日已奏之議此若一向官賣須有抑配若只令客販客或不來無可督責昨日聞報朝廷以此事暫使本路幸且枉駕乘謝在此共議二人皆已求去若遂其請後來者

愈不知本末春寒惟冀保重

與運使張少卿書

某再拜運使少卿違德踰旬不勝瞻仰即日伏惟動止萬福某自汾入石相度應副石州歲計自來支移限以地里故汾州東諸縣祇遠一二十里皆不到石州石州以此納數甚少又以對岸延州諸寨糴價大段太高牽引客人多過河西今石窟驛去石州一驛東至汾州甚近汾東諸縣皆以彼送納本處自有監驛兼煙火自可

照管但舊倉甚小須當添修汾石皆産木植令兩縣同修不日可畢候二稅納足或團廂軍般運或令番就請即石州便足却將石州糴本分與葭蘆及克胡此最甚便非惟今日亦久遠可行令并圖子拜呈不知大旆何日比按欲就太原拜見餘乞以時自重不宣某再拜

答張尉書

承示新詩仰服留心不倦人之爲文與詩最見精神若品格已定辭氣卑凡不能更有損益此甚不佳也猶肆

筵犒設大排二十四味件件皆有而無可下筯去處若雖未成就其中自有佳語是猶雛鶴褵褷戛然一鳴知其爲雲霄外物又意有數十言不能盡只用故事三兩字可總而盡之此又貴乎博聞也若塵言常能盡去而立意造語務求高古清新此又非尋常所到也兹豈一端而已哉嘗曰讀其言知其人幸無求小成也某上

答李成季書

河源圖昨據降酋所說畫之亦恐未然唐貞觀年命李

靖等攻吐谷渾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過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後長慶二年劉全鼎往西蕃會盟往來渡黄河上流在洪濟西南二千餘里其水極淺狹春可涉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形如鏉河源在其間水甚清泠經歴水會多成大河色遂赤舊史所載如此今降酋只青唐河南人恐未是的某又啓

答彭元發書

某啓辱書累幅極荷勤至非見愛之厚何以及此人之仕宦皆欲速進皆欲得美官入仕之徑以進士爲優其賢良方正直諫等科比之進士又高中其科者人尤貴之其進必速美官刻日可至歆羡者多願爲者衆也然而知義守分稍自愛者未嘗往求而與選焉某幼時所學聲律偶儷之文耳年十六歲就太學取解是時試詩誤中以故不赴禮部試遂不復以科舉爲意但當博考前言往行篤於爲善而已矣後十餘年迫於生計學令

日程文一試而忝預名第斗祿足以自養益堅向日讀書為善之志此外妄求非惟不敢輕萌亦自然無毫髮意葢賢科之目其體甚高安敢自當而又有著令須從官共薦進論被召乃試此豈某所能為蒙諭不勝愧怍某啓上

又

某又承諭天下事未有不求而得欲某以書干當路顯者某屢嘿觀投書於高位有置而不觀者有觀而不終

者有粗觀而明讀者有讀而不識句讀者某每不罪其受書之人罪其獻者不自重而妄動也元發試取所謂賢科者程文與今之進士程文考之相去幾何皆浮詞耳其所獻書爲之大言露才揚己觀之可愧其進卷與程文何異洎中其科得美官曾有何補乃紿朝廷之一衕耳某向氣力不彊别無可以營餬口遂從科舉誤爾中第今思裏飯俯首列坐庭下辱莫甚焉而使又爲之誠不能也若某可以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而

足爲生豈祿仕云哉某又啓

答耀州諸進士書

某昨得郡符召詣郡議事旣至適會二使者在郡中使者與太守誤以某治邑爲能欲與華原史令對易庶令兼教官職事某聞之日得與諸君講學不勝幸甚然徐思之史令非次對易異日調官有礙此外不敢默然無言也故託以他事辭之今尚未報前日承州符先令兼教授除攝於外舊無此例已辭不獲今辱長牋委細見

喻仰服意好益愧不敢某昔遊場屋程文偶中有司之意此特一時之幸耳非所謂學也諸君切於祿仕須學時文其力行深造不可不勉某非晚以役法會議須再到郡中餘可面究未間冀愛重某再拜

又答耀州諸進士書

某辱問科舉程文之體今之印行爲有司考之在高等者其文乃程文之體也雖然此豈有定體先須講求義理的當中心渙然乃可作文義理若非雖洪筆麗藻亦

非矣又爲文須去塵言用事實貴整齊意分明此其大畧也諸君於此想盡善矣勉應佳問某再啓

答趙子牖書

某啓辱書承涉冬講學不倦履尚多福甚慰甚慰所寄新文累篇足見用心但論一人之事須知其人才識本末及其行事乃可爲說若唐高祖雖是創業之君比之漢高祖光武殆遠初爲汾陽宮監裴寂誅而誘之遂納其宮人既納太宗之謀紿而聚烏合之衆至霍邑阻雨

乃欲退歸將至蒲津先遣建成元吉劉文靜據永豐倉守潼關又太宗自龍門縣渡河入韓城來渭北徇衆方能中間渡河既受隋禪以宋金剛尚有晉絳乃欲棄河東以河爲界京邑自周秦以來在雍岐吐蕃犯邊乃欲遷於山南受建成元吉之譖而疑太宗以此數事觀之其人可見矣凡作論若只以一事言之皆不盡古之聖帝明王治身治家治國三綱五常人倫之道而已唐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道皆廢禮義上下無所措其享

國至於二百八十餘年亦幸矣禮義立則女謁宦官藩
鎮安得至於禍敗歟某啓

又答趙子彊書

某承諭揚子雲近世學者謂之聖人此論甚未當若惟
寂惟寞自投閣爰清爰靜作符命皆舊史之妄班固去
雄未遠其傳與贊皆謂之妄今去雄千年緣何而别爲
之辭史若不可信雄又言未有如漢公之懿此又何如
有道則仕劇秦美新合於理義否按雄家牒雄以天鳳

五年卒葬於安陵坂上當時所厚如沛郡桓君山平陵茹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侯芭作墳號曰立塚已湮滅不可見某又上

又回趙子彊書

辱書王子年拾遺等事子年名嘉乃苻堅姚萇時人隱於東陽谷鑿穴而居弟子受業者百餘人皆穴處季龍兵亂棄其徒衆遷於倒獸山今在華州渭南縣一名互象山後不知所終其書多荒怪不可考乃莊周所謂齊

諧者也伯樂傳記所見事其說不一王褒聖主賢臣頌云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注云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顏師古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或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湛云良字伯樂亦非也此皆前人所言如此未得考證不知更曾於他書見否某上

又答趙子彊書

孔子未嘗著書於詩書但有去取春秋因魯史而修之易道隱秘畧發明之亦未盡露也孟子與衆人講論答問當時集録而成書亦非自著也孔子之所自得者不可得而知故子貢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之所自得自嘗言之矣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聖人之自得難以輕語諸人豈若尋常之好作

詞語者君子之於言也達其理而已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亦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是皆非尚辭也若揚雄之於道自無所得也作法言其問者非所疑也其答者非所不知也作太玄以太初歷之法分四時二十四氣二十八舍之度太陽所行之數文之以言擬乎易特好名而爲之也使雄若知道法言與太玄皆不作矣夫聖人之道至於神極矣揚雄之法言曰神在所潛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之所不測心之潛也猶

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此雄以思索爲神其意
乃謂太玄也觀太玄於易果有得乎易曰神者妙萬物
而爲言也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至於聖而又
進矣然後可以知神雄果進於聖乎艱言苦思贅爲此
書豈非好名者乎遽中草畧奉啓言無詮次幸照察某
再啓

答辛祖禹書

承諭軌策此乃天地陰陽自然之數不可以臆說乾陽

也天也坤陰也地也陰陽之數乃天地之數也故曰軌從策起策以軌受庖犧始畫八卦後以八卦自相乘得六十四卦又以六爻相乘得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分之各得一百九十二而氣數不在焉氣數自有損益也陽主進倍其氣而益之陰主退倍其氣而減之陽爻除氣數二十四外餘一百六十八以策數而得七七為少陽以氣數倍為四十八益之得二百一十六以策數而得九九為老陽老陽者動而觀其變也陽進故七而之九

九爲老故變也陰爻以策數而得八爲少陰倍氣數四十八而減之得一百四十四得六而爲老陰六爲老故變也陰退故八而之六也凡求爻之策陰陽各四因之陽九以四因之得三十六少陽七以四因之得二十八陰六以四因之得二十四少陰八以四因之得三十二動靜之理得然後可以求擬議成變化也方有河外之報遽中不暇盡其餘條問卦爻策數此當各考其卦爻之陰陽白可見矣凡卦老陰爻有幾以二十四乘之老陰之

策數也少陰有幾以三十二乘之得少陰策數以老陰
加少陰即得陰爻之策數也卦老陽爻有幾以三十六
乘之得老陽之策數少陽爻有幾以二十八乘之得少
陽策數以少陽加老陽即得陽爻之策數也陰陽合之
得其卦之策數也若卦之軌數即考其陽爻有幾以老
陽三十六少陽二十八共六十四乘其數所得而倍之
得陽爻軌也考其卦陰爻有幾以老陰二十四少陰三
十二共五十六乘其數所得倍之得陰爻軌也以陽軌

加陰軌所共得之數乃卦數之軌也承問陰陽之策總數各從卦爻陰陽所得之數而乘之自可見矣謂如陽爻一百九十二九乘四因得六千九百一十二六乘四因得四千六百八故通卦驗曰陰陽總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也若軌總數則置陽爻一百九十二六十四乘得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倍之得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置陰爻一百九十二五十六乘得一萬七百五十二倍之得二萬一千五百故曰陰陽衍而四萬六千八十也

自八卦成列引而伸之數在其中矣此乃軌之大數也若欲遂知其來物則當視其時而進數滿而去得其所餘之數考其所在自可見矣　辱見諭此乃古人所用以爲占者也如左氏所載京房焦贛管輅郭璞輩皆用之不專以軌策之數以求陰陽老少兼通別卦世應人又以年月氣候日時而定也謂如世屬陽卦而世得陰爻則爲老陰世屬陰卦而世得陽爻則爲老陽世屬陰卦而得陰爻則爲少陰世屬陽卦而得陽爻則爲少陽

又如陽月陰爻陰月陽爻皆謂之老當其月者皆謂之少如陰居陽爻陽居陰爻亦皆謂之老凡此老少不待策之九六而變也各當其位皆謂之少矣以月之陰陽日之陰陽時之陰陽卦與爻之陰陽參而考之兼之以氣候而用之此並自有法

答辛祖德書

辱問卦爻御時曰八卦相乘爲六十四爻三百八十有四以坎離震兌以御時以三百六十爻以御日也坎居

北方子位陽之始十一月卦也冬至陽始生故坎始於冬至震居東方夘位陽之出二月也故震始於春分離居南方午位陰之始五月也故離始於夏至兊居西方酉位陰之成八月也故兊始於秋分餘每一卦統二日間以減沒則七日而成卦葢減沒者數之餘卦所不居也舊説以此法出於焦贛贛以授京房非也乃焦贛専用之法耳易之復卦曰七日來復此聖人之言也冬至日中孚初爻用事後七日復卦用事則爻以御日其來

尚矣豈特漢之焦贑乎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故三爻而成卦萬物皆函三數皆自然之數也卦雖各有體其氣互相交通八卦二十四爻陰陽各一十二其氣旁通此爻之取象出於此也易曰鞏用黄牛之革此坤之氣也又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此乾之氣也　問中孚曰乘木舟虛也渙曰乘木有功也益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何也曰此皆巽在上也巽木也風也順也中孚巽上而兌下兌爲澤木在澤上乘風而順舟濟之象也中孚六三六

四皆隂爻中虛有刳木之象故曰乗木舟虛也渙巽上而坎下木居水而風順之故曰乘木有功也益巽上而震下震雖主動非若浮於水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繫辭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象以此也易曰制器者尚乎象夫斷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况聖人之制器乎故曰知器械舟車禮由已也　問制器者必取其象若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非制器也而取於

噬嗑何象也曰正取於象也噬嗑離上而震下離南方之卦在上日中也市爲虚離之象也震東方之卦萬物所由出也震爲足爲動離者萬物相見之卦也物出而相見所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也頤中有物得其噬是謂各得其所也雖然神農所取如此易之大象則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所取象又如此易豈一端而已哉　問睽曰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革曰二女同居而其志不相得何也曰睽離上而兌下二女同居

也離火炎上而自居其上澤水趨下而已居其下水火異趣故其志不同也革兌上而離下亦二女同居也水本趨下而居於上火本炎上而居於下水欲趨而下火欲動而上水火相遇而爭故曰不相得也

答曹鑒秀才書

承問卦先後之序此儒者論之序卦詳矣蓋序卦之說皆人事也聖人爲世立法當只以人事言若其異說與秘卦與繫辭未嘗顯言苟得聞其說亦於經中可見其

端昔有鄭明徵江南人數見於京師嘗談其一二詰之甚秘熟察之乃用此以修鍊御氣者又曰今八卦之位乃周人所置之位卦豈一定其位而不易哉移易其位方可窮萬世知萬物所以謂之易也易之爲用大矣神矣豈一端已哉卦以陰陽相配其理未易說至於歷之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以陰陽是猶一晝則有一夜也萬物芸芸皆出於陰陽豈有能外陰陽者歟　問貿且乘致寇至解之六三也乘九二負九四不應上六以招杏

之謂也而繫辭曰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致寇至又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出而有獲者解之上六也墉非隼之所止也六三處下卦之上高墉也履不當位猶隼失所止也上六居動之極除六三之邪佞而無不利故有獲也而繫辭曰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此繫辭與二爻之義不同何也曰此所謂左右逢其原也若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謂可與言

詩亦謂能推廣其意孔子嘗曰六言六蔽又曰學則不固若蔽固則滯而有所廢繫辭推廣卦爻之義周流無不可此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昔鄭公子曼滿求爲卿王子伯廖曰無德而貪其在易豐之象也夫豐明盛之時上六以陰居陰幽闇之甚故有豐其蔀之象伯廖引以罪曼滿之貪斯時亦能推易之意又況聖人之於易乎夫非止於易也於他經中斷章取義亦多矣如左傳孝經多引詩句證其事者是也

問復則不妄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復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此不妄也　問乾卦其爻何以皆九坤卦何以皆六曰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一三五皆天數也二四皆地數也一三五乃九乾天也故倚天之數所謂參天也二四乃六坤地也故倚地之數所謂兩地也易之數皆以四營之九而四營之故乾之策三十六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六而四營之故坤之策二十有四六爻一百四十有四陰陽之策合而爲三百六

十以當朞之日也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共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計四千六百八陰陽合而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所謂萬物之數也又以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九數計一千七百二十八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六數計一千一百五十二陰陽合而爲二千八百八十以四營之亦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此又是一法也

問伏羲始畫八卦文王演之止於六十四卦何也曰

八卦非伏羲自創意畫之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之伏羲隨四象所生而畫之耳既生八卦無所不具故曰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以八卦互相重之八八相因所以止於六十四卦也非文王自出已意而演之也考之繫辭垂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舟楫之利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臼杵之利取諸小過弧矢之利取諸睽宮室取諸大壯葬以棺槨取諸大過重門擊柝取諸豫書契取諸夬此盡在文王之前六十四卦知非始於文

王也孔子言作易者知憂患其文王與紂之事蓋文王之於易專取其濟憂患之道非謂重卦也今若曰如乾之初一變而爲姤二變而爲遯三變而爲否四變而爲觀五變而爲剥六變而爲晉七變而爲大有八變歸爲乾此乃易消息歸遊之說若六爻自下變而上復自上變而下不止於八變亦不止於六十四卦又下三爻始則每爻一變終則三爻共爲一變亦無是理且文王未演以前止有八卦卦各止三爻安得有六爻而成八變

乎今且以乾卦一卦言之以乾重之乃純乾以坎重之爲需以艮重之爲大畜以震重之爲大壯以巽重之乃小畜以離重之爲大有以坤重之爲泰以兌重之爲夬此所謂因而重之引而伸之也餘皆類此所謂觸類而長之也故繫辭曰八卦相錯也　問乾卦曰聖人之德業也於舜見之矣　問臨至八月有凶曰臨與遯對謂之八月者此以周言也　問彖何以言材曰彖者總論一卦之義也一卦之義在一爻任一卦之事故曰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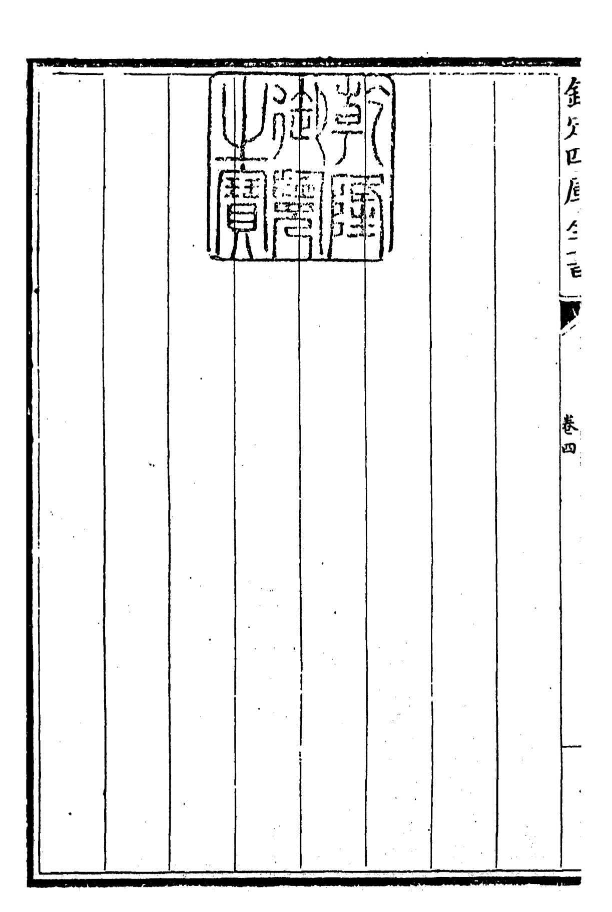
若比卦之九五豫卦之九四之類皆一陽爻爲衆陰之主也若同人之六二大有之六五之類皆一陰爻爲衆陽之主也若一爻不能盡則二體以明之若噬嗑曰雷電合而章豐卦曰明以動之類是也然則陰可以主乎曰陰雖賤也寡者衆之所宗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故曰觀乎彖辭思過半矣　問繫辭言制宮室蓋取諸大壯之象大壯之象乃曰君子非禮勿履何也曰大壯震

上而乾下震木也上棟之象乾爲圜爲闢户下宇之象也夫物壯則老是惟不大不大則已既大而壯物莫與之以禮制行物莫勝也乃能全其壯也本卦言其制行繫辭言制器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問易之衆文何其多變也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剛柔雜居而以情變也是故愛惡之相攻而吉凶生遠近之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爻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遠非其應而應之不安其分也皆悔且吝此所

以多變也　或問師出以律何也曰律者紀律紀律乃軍政也出師其政不立無有不敗苟或幸勝不可以爲常後必取敗也今之說者乃曰吹律以聽軍聲此出於國語武王伐紂及司馬劾勝負之說也夫審音以卜吉凶則有之矣遂以軍師制事立法皆有軌則猶樂之有律是謂律法若軍政無法何以行師其餘皆不可以爲治　問易之乾坤文辭曰乾陽也君子也欲其進也剛之極則亦有悔坤陰也小人也不可長也故其初已有

堅氷之戒焉　問易言智崇禮卑曰智能達乎形之上禮惟行乎形之下者且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烹飪之道水在上而火在下也　問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三者皆言作卦之因也何以不同曰河圖所載乃四象

八卦也仰觀俯察遠近取之乃八卦所包之象也說卦備言之矣　問大衍之數太玄之數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陽也其數奇故二十有五地陰也其數偶故三十也五位相得而有合五十有五然大衍之數五十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一者數之宗也自一而爲七七而七因之所以其用四十有九虚其一也


乾隆御覽之寶